文谷集 十

墓表
行狀

文谷集卷之二十目録

墓表十二首

文谷集卷之二十

墓表十二首

礪原正墓表

成宗大王有支子曰景明君忱三傳而爲公公諱世憲字公則生於萬曆乙酉例授礪原守後陞爲正以崇禎癸巳二月卒得年六十九公爲人醇謹寬和與物無競口不言人過然其中確然有守當大義理未嘗少撓光海將殺永昌大君有王子附麗凶論脇諸宗㖙閤固邀公公辭疾不赴王子恚甚訴光海將罪之幸而免姦黨又請廢母后不與者立中禍公故

犯他讒自罷竟不跡于庭丁丑以後北使至國不一
造班嘅惋形於色辭野塘金公公壻也常曰我舅見
識惜不得試之外廷也公居家篤於內行事孀姊育
庶弟多人所難及舉其大可推其細也公考諱健靈
川君祖諱壽錬安南君卽景明之子景明母弟楊原
君憘有子曰咸寧君壽璿無子子靈川公公實主楊
原宗祀云妣礪良宋氏廣興倉守賓之女領議政軼
之曾孫配李氏系出咸平廣興倉守燦之女莊襄公
從生之後純靜有婦德善於治家不貽公內顧憂御
下嚴而惠周急喜施無所慽自臧獲族黨以至里閈

之人稱頌無二口戊寅先公卒葬于楊州治西城山之麓公卒穿其墓而合窆焉有四男二女男長最牧使暹文科侍講院弼善晨義禁府都事昌縣監伯叔季俱以上庠進女長適禮曹判書金南重郎野塘公次適栁薿早歿側出一男曰晟牧使娶郡守朴應善女無子弼善初娶正郎洪有炯女生二男龔碩文碩一女黃䁍後娶正郎李弘載女生二男晩碩家碩二女李秀弼李明恒都事娶叅判卞三近女無子一女李寅煜縣監娶士人李斌女生三男儒碩聖碩三碩牧使以文碩爲嗣都事以聖碩爲嗣判書三男弘振

戸曹正郞一振生員必振戸曹佐郞一女副率鄭載
岳內外孫曾四十餘人我高祖母卽景明君之女公
於先祖爲再從兄弟壽恒亦及拜公床下時公年已
踰耆淹病不出戸進小子語及先世事欵欵不舍敦
厚之風尚可掬也今牧使公將樹標墓道屬我志其
陰公雖局於 國制無所表顯於世觀其危亂之際
能自處不苟則槩可知其所存矣且公之諸子皆以
循良著名內外孫支彬彬競爽亦豈無所本而然哉
後之欲知公者必將有徵於此云是爲銘

振威縣令金公墓表

故縣令 贈左叅贊金公卒葬三十九年而其族子壽恒以公冢子叅議公之狀志其墓石之陰曰公諱光煒字晦甫考諱尚寯刑曹叅判 贈左贊成母李夫人 恭定大王後縣監天祐女也萬曆壬午十一月初十日生公幼儁異鍾愛於父母庚戌擧司馬補獻陵叅奉家厄自免 仁祖反正復入仕歷掌苑造紙二署別提掌隷院司評司憲府監察出爲砥平縣監振威縣令公居家孝友任職以幹局稱贊成公嘗竄北邊公兄弟訟寃于 朝得量移近地乙亥丁贊成公憂明年寇難自江都轉徙湖右還京省墓病

毁遂不起卽丁丑四月初七日也以其冬卜楊州先
兆酉向之岡遷前夫人墓同原而葬公凡再娶前夫
人安氏府使昶之女生二男一女男壽翼文科兵曹
叅議錄寧　國從勳推　恩贈公次壽斗女適宗室
豐萊君瀠後夫人權氏郡守大信之女生二男二女
男壽一通政尙州牧使次壽奎女適士人朴桓圭學
諭南宮培叅議無子取牧使子盛大子之側出三男
五女男盛始盛中盛季壽斗五女豐萊四男四女男
俊漢兵使仁漢叅奉信漢進士儀漢牧使三男一女
男盛最都事盛大盛後壽奎早殁有一男二女男盛

久朴桓圭夫婦俱夭無嗣南宫培亦蚤歿有繼子曰鍵內外曾玄孫五十餘人贊成公有二子公其季也伯氏叅贊公由大科進旣貴且壽矣而顧無子以牧使爲後公雖嗇於年位若其嗣續之蕃衍乃獨過之人皆歸福於公豈不信哉我金氏出世德備載贊成公及王考判書公墓刻俱近可見此不復詳云

領議政鶴谷洪公墓表

公諱瑞鳳字輝世號鶴谷南陽之洪其先出自中國高麗太師悅其遠祖也曾祖諱係貞待教祖諱春卿觀察使考諱天民都承旨由太師以來二十餘代奕

世蕃榮至公而益大顯母夫人興陽柳氏主簿㮨之
女生公於隆慶壬申英秀絶人三歲而孤奉母甚孝
學于季父拙翁公爲文奇偉驟長長聘黃氏外舅承
旨赫長溪府院君芝川公之子拙翁芝川俱以遠大
期之十九中司馬二十三登文科三十七擢重試甲
科歷內職十六司五十餘官出爲牧使監司者各一
於文任則自知製 教 賜暇讀書前後隨擯 華
使一爲從事官再爲迎慰使由弘文館藝文館提學
進大提學再歃盟血勳爲奮忠贊謨靖 社竭忠效
誠炳幾寧 社功臣爵爲益寧府院君階爲大匡輔

國崇祿大夫位爲議政府領議政卒於崇禎乙酉黃
夫人先一年卒合窆於積城治南先兆內丙向之原
有一男一女男命一觀察使女適大司憲朴潢孫男
二人處宇處宙孫女二人爲進士趙相禹佐郎洪萬
恢妻外孫男四人世相郡守世柱縣監世桓世楠內
外曾玄若干人公始事 宣廟出入 經幄以才學
聞逮光海昏亂廢錮阨窮守正不變以操履稱洎乎
遭遇 仁祖密勿贊襄板蕩顚沛之際危身盡瘁終
以忠勞著豈不蔚然名臣哉公之文章在藝苑事業
在 國乘形像在雲臺又將建穹碑于神道以較德

焯勤而垂示於久載則玆無容復贅敢犕記其大都俾後之人知公衣冠之藏在是云

僉知中樞府事南公墓表

金陵治南蘆長里負坎抱离之原有封之若堂者曰僉知中樞府事南公之墓葬在崇禎戊子十月卒在其年八月夫人鄭氏先四年卒別葬洪川至己丑八月移祔焉始公五代祖內贍副正諱儞葬廣州之陰村高祖朔寧郡守諱忭曾祖吏曹叅判諱世準祖順川郡守諱應老考僉知中樞諱挺華並族位于一山及公卒以其地隘不受歸也攺卜新兆而葬于此公

諱滯字汝清其先英毅公敏當新羅時封英陽仍以爲籍至麗朝密直君甫徙宜寧子孫遂爲宜寧人我朝忠景公在及其孫忠簡公智俱位台鼎以勳伐才猷顯忠簡之子郎副正公也僉樞公厥有再室繼室延安金氏　贈領議政禊之女國舅延興公之姊是生公公少習擧子業未成名筮仕爲四山監役掌隷院司評比安縣監癸丑獄起延興公闔門受禍公亦坐廢奉親耕於野　仁祖反正除典牲主簿洪川縣監用勞陞緋玉爲韓山郡守丙丁難已不樂居輦下盡室入峽先是朔寧公得與區於春川寒來谷

以爲後嗣地公遂就居之治農圃其中漁獵逍遙以自適人皆服朔寧公遠識而多公能繼其志云末年尋醫京師拜僉樞兼五衛將壽六十四以卒公資性愿慤質而不華當巨創慈良於喪臨終猶眷眷丘墓之事二姊少而寡愍其孤無依爲教養而嫁娶之待宗族處鄉黨無不得其心爲政廉平不苛所到有遺愛尤惠於此安後有子弟僮使道其境者良輒歡迎爭問公起居往往泣下至闋數十年而猶不衰夫人系出光州贊成臣扈之後父曰叅奉良秀溫和有婦德育公姊之子均於己子以佐公睦愛內外親咸稱

之有二男一女男長斗長郡守次斗徵縣監女適左議政鄭致和郡守三男二女男文夏明夏顯夏女爲朴壽阜李善逸妻斗徵無子子明夏一女爲叅奉閔挺柏妻議政無嗣所後子載崙尚淑靜公主封東平尉文夏一男明夏顯夏並一男一女内外孫曾總若干人郡守昆季旣請於宗人南公龍翼以誌公幽隧公之行治具矣又將樹石表其墓以揭示于後屬余爲之文其欲保無已於傳者可謂孝矣謹撮其略而書之且以識公之葬於是乎始云

淑夫人李氏墓表

夫人氏族驪興系麗代校尉仁德裔曾祖士弼官弘
文大父僉正諱友仁父諱尚毅左贊成母尹晛女貫
海平生于萬曆己丑冬歸配于李巽其宗夫諱後天
叅刑議大司諫公士慶嗣資性淑哲端且莊敬順君
子孝尊章不介所尸妯娌和下逮婢使無大何力貧
甘饑靡室勞紉縫綷纑手自操賓羞以辦親膳馨尤
謹烝嘗潔籩鉶歷佐四邑衙政肅承意育孤贍窮族
年纔四十奄辭世宜壽而福理何盭追頒鸞誥從夫
爵榮不逮存吁可惜始葬抱川後楊州八谷之山面
巽丘周祔雖違卜曰臧兩墓相望五里強有二男子

一女子峻岳挺岳俱牧使女爲金君萬雄室孫二長出四季出世亨貞膺白晟勉内外曾玄五十衍繩繩似續見天道後欲徵之此其表

吏曹參判鄭公墓表

公諱廣敬字公直東萊人遠祖穆高麗左僕射種德襲慶世爲大家至領議政文翼公諱光弼爲我 朝名相則公高祖也曾祖諱福謙府使 贈領議政祖諱惟吉號林塘考諱昌衍號水竹兩世俱爲左議政俱有德業妣清州韓氏别坐世建之女以萬曆丙戌生公壬子並中司馬文科始隸槐院薦入史官歷春

坊玉堂諫垣柏府天官郎政府舍人銀臺京兆國子
兩銓儀曹地部秋官諸佐貳玉堂則自著作至直提
學諫垣柏府銀臺則屢踐首席兼帶 經筵金吾成
均出牧楊州觀察江原湖西二道由早至鉅莫不官
穪秩至嘉義大夫壽五十九卒夫人驪興閔氏都正
有慶女後公十三年卒同葬果川冠岳山下卯向之
原有四男三女男至和察訪來和都正知和文科左
議政以和蚤世女適縣監李起先郡守洪柱世士人
韓保孫男府使載厚載重叅判載禧郡守載大察訪
出主簿載道都正出議政公無子取載禧子之外孫

男三人郡守李夢錫俊錫洪萬宗公側室一男守一
女適進士黃昕內外孫女及曾玄多不盡載而載厚
子正言濟先則公之冢嫡也公爲人沈毅莊重居家
立　朝一以正大誠實爲心不隨俗骫骳故能卓然
有立光海時賊臣造詡首倡廢　母議公在玉堂倡
言斥折倫紀以明一時甚韙之及水竹公坐守正危
得大禍則公又不憚枉已以弭禍於其親君子以是
知其仁至　中興之初大行旌別而公最被顯擢士
論翕然無間自文翼公以後鄭氏六世七公視古所
稱袞揚則不翅過也以公器局早負公輔望而獨不

及陟其位識者歎焉後以議政公推　恩贈公領議政豈天以未施於公者施之後耶壽恒嘗以公本末誌而藏之竁矣今議政公又屬以阡表之文謹書其大略以揭于石若其細行小節不復述噫百世之後有過而式之者其不在斯歟

大司憲金公墓表

嗚呼此吾從叔父大司憲水北金公之藏也公諱光炫字晦汝水北其號也惟我安東之金肇于高麗太師宣平自太師至司憲府掌令諱永銖世居安東仍葬焉掌令生諱璠平壤府庶尹寔公高祖曾祖諱生

海信川郡守祖諱克孝敦寧府都正考諱尚容右議政謚文忠公庶尹以下四世族位于楊州之石室至公始別葬于此公文忠公季子也妣權夫人佐郎愷之女以萬曆甲申生公中壬子司馬癸亥文科又登丙寅重試庚午陞通政壬申加嘉善丁丑進嘉義始薦爲內翰選玉堂南床久侍講讀兼掌制誥序陞至東壁歷踐春坊諫垣柏府郎于兩銓舍人于相府擢喉舌屢貳諸曹仍長三司其爲副學坐直言竄北踰年始釋江都之難文忠公殉節公義不與虜共天上章陳情退居洪州之鼇頭村求爲清州牧使卽罷歸

有　除命輒辭間値　國家有事暫出　恩謝嘗以
都憲至京又論事忤　旨特授順天府使丁亥卒于
官我王考文正公哭之以文曰念爾純篤居處怡怡
立　朝遇事秉直無私昔我伯氏蹈變全彛人今謂
汝稱家之兒旣又銘公墓碑具著其忠厚正直之實
後之欲知公者此可徵也公之配靑松沈氏進士憬
之女生有懿行幼喪父哀慕如成人及歸公得婦道
甚文忠公每日善事我母氏嫠居無嗣奉于家以盡
孝養尤善於理家性且勤大耋之年手女紅不懈訓
子女御臧獲擧可爲法式先公一年生後公二十三

年卒公初葬結城地至是與夫人合窆于洪州葛山
坐甲之原有三男五女男壽仁通政府使壽民縣監
壽賔郡守女適洗馬趙錫馨縣監尹雲擧大司憲李
廷夔縣監姜文明牧使李愜府使二男盛遇盛運俱
進士二女適承旨趙胤錫士人李昌根縣監三男盛
達縣監盛迪正言盛道三女適張始顯呂必寬李肇
源呂李亦進士郡守一男盛益五女適李有壽俞建
基餘幼外孫男八人趙景望郡守景昌尹揆引儀李
濱渟皆奉事沇姜久望後望盛遇二男時傑正字時
保盛達五男時澤時潤餘幼內外孫曾玄共百餘人

公歿幾四十年墓碑猶未建今其諸孫將樹石以表阡隧且以夫人事行子姓名字有未及載碑文者屬余記其背謹書槩略如右云

贈左承旨李公墓表

公諱後淵字子澄龍仁人高麗太師吉卷之後大司諫諱士慶之季子也曾祖諱藎忠兵曹正郎祖諱啓仁成均生員母昌寧成氏郡守希益之女生于萬曆丁未自幼器宇不凡天性孝友最愛於父母外若倜儻不羈而其中有執守臨事不苟喜面斥人過見者憚之始頗艱於學父兄以爲憂公能奮發自厲讀書

屬文日進不懈人皆謂其必有立也遽以天啓乙丑
病卒公十五持太謙公喪過毁致疾而不能早爲之
所竟以是夭閼叔氏留守公終身痛之曰吾弟非止
於斯者此兄弟之過也公配金夫人延安大族牧使
諱琜之女國舅延興府院君諱悌男之孫也伯氏參
議公愍公無嗣承成夫人命以其次子挺岳後之挺
岳前已娶同知中樞府事金公諱光燦之女於金夫
人姊女也金夫人賢有婦德視所後子與婦如已出
挺岳歷典州府備盡孝養有四男二女男長世膺參
奉次世白文科觀察使次世晟佐郎次世勉女適權

斗章金夏英世膺二男二女男曰宜振進士曰宜繩
世白一男五女男宜顯世晟三男一女男長宜祿世
勉三男二女男長宜行宜振宜繩各有一男皆幼曾
孫女皆嫁爲士人妻公葬在抱川先兆巽坐乾向之
原後以世白秩二品推　恩贈今官金夫人從封焉
公以世家子生有才美而其歿也年未及弱冠唯一
遺腹女亦不育以爲毋夫人戚孰不曰命之窮也卒
之無子而有子無爵而有爵嗣續繩繩以永享祀於
無窮則又何祉哉斯可見天之報施公者有以也夫

李甥益堅墓表

故牧使李公諱挺岳後　贈吏曹叅判其配金夫人我長姊也凡生五男其第四曰益堅生而淸明端頴有神慧五歲能行六博與長者對局雖專業者亦多輸焉父母愛之甚不欲其早成九歲始授學學輒迎刃而解文理日開所作句語多警策尤敏於記誦一經耳目便不忘事鉅細有叩即應其言纚纚可聽使假之年所就未易量也從大人牙山縣衙年十二病歿病時猶喜談書史臨絶念父母兄弟不已吁可惜也其生之年丙戌歿之年丁酉益堅其㓜名也世綱其名也用程邵公例以㓜名行其葬在抱川山谷先

兆內面酉之原叅判公氏出世德具著大墓諸刻我
先考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王考諱尚憲左議政文
正公安東大姓也父母哀其夭每忌節設位祀之令
其仲兄世白按海西爲具石表其墓承父母遺志也
仍請余一言爲識余亦追念吾姊所鍾愛愴然涕出
而書之

河西金先生墓表

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自號河西金氏出蔚州鶴城府
院君德摯其始祖也曾祖直長義剛祖訓導九考叅
奉齡妣玉川趙氏先生以正德庚午生生有異質甫

戱文行巳若成人奇服齋遵見而曰子眞 世子之
臣時 仁廟誕降纔數歲有生知之德故云金慕齋
安國亦奇愛之目以小友先生遂就受小學嘉靖辛
卯中司馬游太學與退溪李先生相琢劘庚子擢大
科始隸承文院俄 賜暇湖堂拜弘文館正字轉至
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在東宮久聞先生名所
以眷遇甚至至臨直廬問難手寫墨竹賜之又賜朱
子全書他寮屬莫敢望焉先生亦感激思效陞副修
撰上劄白巳卯諸賢之寃乞養爲玉果縣監盖 中
廟之末禍機巳兆先生意實在色擧也乙巳 詔使

來吊　國哀以製述官赴　召朝議欲留裨新化先
生以親癠辭及還聞　仁廟昇遐盖驚號隱痛即棄
官歸遂不復仕居常深臥一室至遇　孝陵諱日輒
入山谷中慟哭竟夕而返　明廟屢下除旨又以校
理特召終不起以庚申正月考終于長城麥洞里遺
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越三月葬于願堂山先兆學
者建祠以俎豆之　顯宗朝賜額筆巖書院又贈官
吏曹判書大提學謚文靖先生天稟絕人志學甚早
及居閒既久尤一意覃研盖其稟也高故知之明其
學也精故擇之審其於道德性命之奧能獨見大體

有一時諸儒所不及以故最爲退溪所推服後來如
金文元長生訂禮書亦多從先生說卽其所造可知
已然先生平生不敢自信一言一動無不質之經訓
而折衷於洛閩焉是以其所論著粹然無雜其體之
心反之身而行之家邦者一於光明正大迨其晩節
德日新而業日廣則表裏洞然徹視無間若究其樞
要則實本於敬直義方之大法也然先生謙虛沈晦
不求異於人人亦無能名焉跡其超然物表則以爲
湖海之豪酣觴賦詩則以爲栗里之風思　君念
國極悲哀憤懑則以爲楚澤牢騷之流若乃誠積力

久守死善道以立乎其大者而無愧古聖人所稱則鮮有窺其際者矣嗚呼是豈易言哉夫天之生聖賢也不偶 仁廟以堯舜之聖膺五百之期先生之生適會斯時庶幾哉明良同德以措世郅隆而不幸事乃反覆使斯民不得見在宥之盛茲固遺恨千古者而天之意亦難諶矣然先生以一身而任彜倫之重精忠大節可以貫金石而質鬼神雖其沒之久而聞其風者蠢夫爲之垂涕其扶綱常樹道義以棟幹乎宇宙者奚特海東一人哉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天之所以生先生意其在斯歟嗚呼盛哉先生配驪興

尹氏有二男四女男從龍次從虎察訪女適府使趙希文縣監梁子澂察訪柳景濂季夭從龍子仲聰叅奉無嗣從虎子南重有四男亨福亨祿亨祐亨祉從虎南重俱有賢行內外孫今至數十餘人嗚呼惟魄歸土惟精爽在天陵谷或遷日星常鮮斯其爲河西先生之阡

禮曹判書金公墓表

公諱南重字自珍自號野塘慶州之金出新羅敬順王自勝國最盛我　朝齊肅公䎘爲開　國功臣有孫曰判尹從舜以清德顯至其孫直提學千齡並尉

大小科以文章節行著於公高祖也曾祖大司憲諱萬鈞亦文科壯元祖諱命元左議政策平難功封慶林府院君謚忠翼世推厚德偉量考諱守廉僉知中樞累典郡邑以公貴　贈領議政鼇原君妣貞敬夫人昌寧成氏生員壯元恂之女以萬曆丙申十一月丙申生公自幼器度不凡議政公持忠翼公喪過毁幾殆公甫七歲能扶護醫藥如成人嘗與駙馬選宣祖視之曰他日必貴矣二十三擢大科選補槐院嘗以假注書入侍光海見公丰姿秀異目屬之聞公喪耦迫令以其寵姬妹爲副室公終不應時秉銓者

欲收人望以公兼侍講院說書癸亥 反正薦入藝
苑自檢閱至奉教遷成均館典籍户兵二曹佐郎帶
三字銜選爲弘文館修撰副校理轉司諫院正言司
憲府持平掌令丁卯虜警 上出幸仙源金公爲留
都大將雅重公辟爲從事自是數年屢遷不出舊踐
又爲侍講院弼善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乍遞旋
授在 經幄鄭桐溪蘊見公進講語人曰金學士講
聲似樂音其陳說文義亦不讓一時名儒云在諫院
論斥宵人之熒惑者出爲開城經歷踰年以輔德還
復入玉堂兩司薦爲政府舍人移副應教應教兼弼

善漢學教授壬申追崇 元宗公以都監郎陞通政
再爲承旨叅議禮曹又入政院兩司諸臣爭 元宗
入廟事被 嚴譴公繳還 傳旨 上怒特罷丙子
叙還禮曹冬扈 駕入南漢媾成 世子北行以公
陞秩爲陪從宰臣公上疏請尋問父母存沒而後行
上許之公未還而 朝家已以他宰代公公還納
資拜大司諫請誅江都守將又請勿罪斥和諸臣用
賞從進嘉善刑曹叅判充貳价如瀋陽還爲大司諫
京畿觀察使會賊煃居臺閣素嗛公因公小酌壽親
文致請罷 上竟不允公力辭遞已拜左承旨出爲

開城留守公爲政務先德惠畿民與開城人皆追思
碑之再長諫院出尹全州尋拜左副賓客時 世子
尚在虜中 上以公親老無兄弟特遞之除都承旨
又以貳价入瀋還拜漢城左尹甲申又觀察京畿任
滿拜大司憲上疏極論 君德時政仍陳輔翼 元
良之道又言 朝廷傾軋成風宜擇大臣之忠亮公
正人所信服者委任不貳以此忤 旨久處散秩丙
戌以後連長憲府諫垣或六七或三四間爲大司成
都承旨叅判戸刑兩曹兼帶金吾春秋備局賑司在
憲府入對直斥麟坪大君營私斂怨之狀語甚鯁切

東銓長閔馨男負累之人望公偕諸僚劾之己丑爲
都承旨値　國大戚周旋出納稱其職陞都憲兼同
知　經筵　山陵畢用故典陞嘉義移吏曹參判
上以俞棨擬銓郎怒責疏辭遞辛卯丁議政公憂不
毀之年自盡於禮服闋襲封慶川君拜大司憲兼承
文提調　上遇災延訪勉公以振肅頹綱及公懇辭
又諭以予欲卿久於職公益感勵思效劾罷重臣之
縱奴蔑禁者又論大君使燕時下价不能糾非法且
承問不直對并劾之俄有流言謂公欲構害大君
上怒甚將加大何賴有言者乃已冬遭内艱一如前

䘮䘮除奉使北京多還用勞進一階臺啓改正歷都憲知申諸曹佐貳戊戌擢判工曹辭疏上　御批以老成人奬之　孝廟昇遐監董方上工訖加正憲爲都憲與同僚請尹善道鞫問正法兼知春秋與修孝宗實録臺諫論　陵工不固公與諸官並就理坐罷褫其賞賚已特叙屢長起部秋曹京兆憲府公立朝幾五十年歷職最多其閒漫遷除不盡記時趙絅疏救善道　上特罷之兩司繼請竄逐公以爲絅疏固可惡而求言之日不宜重譴遂引嫌遞公前後久居言地未嘗爲激訐之論然遇事不苟避亦不苟

隨也會有 祔廟大禮公以宗伯導 上行事時公
已老矣而贊相進止雍容中禮庭中咸聳觀嘖嘖首
相鄭公太和曰此可見前輩風度也遞拜刑判還宗
伯求爲開城留守亡何以疾遞疾殆却藥不進夷然
如平日口號一律以見志以癸卯九月六日卒于城
南第壽六十八訃 聞輟朝弔賻如禮始葬楊州議
政公兆次至戊申移窆于全義素谷里負子之原前
夫人驪興閔氏都正有慶之女有婦德早卒別葬楊
州先兆育二女長適牧使羅星斗次適牧使徐正履
後夫人完山李氏礪原正世憲之女 成宗大王五

世孫也端莊淑哲六親取法先公五歲卒祔公墓左
育三男一女男長弘振户曹正郎次一振生員早沒
次必振原城縣監女適府使鄭載岳側室有四男二
女男得振有振以振末振女適朴君望朴世校正郎
一男咼臣別檢一女適李慶著生員二男聖臣進士
次柱臣二女適李鎭岳韓配道縣監一男介臣五女
適趙道輔李奎著林瀣餘未字羅出三男明佐良佐
縣監碩佐二女壻領議政金壽恒判書李師命徐出
一男文在二女壻閔世益沈梡鄭出七男希先述先
顯先欽先扶先餘幼二女壻直長具廷桂校理尹德

駿內外孫曾男女摠百餘人公天資仁厚恬雅長不
踰中人而符彩映發先輩皆許以國器表裏坦豁不
爲城府邊幅常言司馬公無不可對人言者士當以
此爲法故其居家事親當官接物一出於眞實二尊
人俱壽而康公又早顯致養每時節慶壽軒駟溢巷
公年旣耆艾而横金舞彩以爲樂世爭豔羨爲子者
必以議政公視其親而爲父母者必以公望其子也
奉先誠慤慮豐約不中著祭式以遺子孫旣貴産業
如舊飭躬簡儉家人不敢以侈服見性不喜交游公
退却掃門庭無雜賓遇親友輒命酒酣暢歡如也常

曰　朝家制事宜守經常士夫持論須戒新奇又言
吾平生未嘗𢬵一俟辭以要貴人觀此則公之所存
可槩已同春宋公浚吉樂靜趙公錫胤與公議或不
合而皆服公長德性嗜書至老猶課讀會論晚好通
鑑綱目參以史傳手抄爲十册目曰歷代人鑑藏于
家公卒踰二紀墓道無表縣監君具石屬壽恒文之
義不敢辭謹記其大略如右系曰
余觀世之評公有以寬緩少公者矣然余早贄公門
得以竊瞷其始終若公之奉法勤職細行不遺不以
私干人亦不受人私雖世所稱繩墨士鮮或庶幾焉

至於皎厲以爲行衕飾以爲名則世之所相尚而公絕不爲其少公也固宜然公之所以爲公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貞夫人閔氏墓表

夫人禮曹判書慶川君金公諱南重之元配也閔本驪興望族父有慶敦寧都正祖溶成均生員曾祖起文副提學母全義李氏淸江先生濟臣之女也副學乙巳士流淸江宣廟朝名臣夫人內外鍾美資性絕人十五歸判書公得婦道甚以天啓辛酉卒去其生萬曆戊戌年僅二十四生卒之日皆二月初五也

後從判書公貴追封貞夫人有二女長適牧使羅星斗生三男二女男明佐良佐縣監碩佐女適領議政金壽恒判書李師命次適牧使徐正履生一男二女男文在女適閔世益沈梡曾玄摠四十餘人男正郎弘振生員一振縣監必振女府使鄭載岳妻繼配李夫人出也判書公甫釋褐登　朝而夫人遽不淑判書公終身悼念之李夫人亦有令德皇舅僉知公及姑成夫人每稱之曰是善事我如閔氏也及值夫人忌日又泣而曰爲婦十年未嘗見纖毫過夫人殁踰二紀而壽恒贅其門見族黨婢御語及夫人猶嘖嘖

不休其賢可知也始夫人葬高陽先兆判書公旣卒
葬于楊州後又移窆全義新阡地陿不克祔以夫人
墓遷于楊州巽向之原實僉知公墓右也後十三年
必振宰原城始治石樹表屬壽恒識其陰如此云

文谷集卷之二十

文谷集卷之二十一目録

行狀 六首

文谷集卷之二十一

行狀 六首

貞敬夫人鄭氏行狀

夫人姓鄭氏系出草溪高麗知中樞發卽其鼻祖也高祖諱僴年察訪　贈左承旨曾祖諱旋　贈大司憲祖諱惟誠成均進士　贈領議政考諱曄事　宣仁兩祖官至崇政左叅賛　贈謚文肅公德行經術冠冕一世學者稱爲守夢先生妣韓山李氏高麗牧隱先生穡之後吏曹判書諱山南之女判書號鳴谷亦　宣祖朝名臣內外門第世所稱甲乙者也夫

人生于萬曆庚寅八月二十二日自幼聰明婉嫕又
襲訓家庭動遵禮則文肅公鍾愛最於諸女九歲隨
文肅公在錦城治所一夕廨宇火諸姊妹爭持奩具
奔避獨夫人失其所在文肅公驚索之立祠宇門外
問其故曰恐火延及爲奉出神主計也文肅公益奇
愛之十七歸于鷗浦羅公羅公諱萬甲安定人侍講
院輔德諱級之子麗朝侍中天瑞之後也有忠孝氣
節歷臺省仕止刑曹叅議秩嘉善爲世所擯用不究
才士論惜之始文肅公爲夫人擇對出遇羅公隨羣
兒嬉戲豪逸不羈一見知其遠器决意成親世服其

鑑識云夫人旣入門甚得婦道內外宗黨下逮僕御
莫不呫口相慶時叅議公王母夫人李氏尚在堂李
夫人素稱女士於人少許可及見夫人亟稱之曰吾
生世八十年閱人多矣未甞見如此賢婦云夫人事
李夫人及皇姑金夫人至誠奉養久而不怠多有人
所難及者癸丑叅議公뫘司馬自後見光海政亂不
復就公車屛居田舍十餘年公素倜儻好施與家事
益旁落或不免屢空而夫人處之怡然至於奉祭祀
接賓客調畫經紀撥貧若富能使叅議公忘內顧之
憂巳未國內大饑夫人潛令女僕持笥衣向市叅議

公見之故試其意曰窮餓至此吾寧應舉覔官以圖富貴可乎夫人正色曰大丈夫當此無道之世名節不可不立雖溝壑在前屈身抑志安可爲也叅議公乃笑而加敬夫人篤於事姑得人餽餉雖一味之甘不進不甞有姊兄此屋而居愍夫人恒飢時金夫人不在具饍以遺之夫人辭曰安有姑飢而婦飽者乎遂不食而還之姊兄慚謝癸亥 仁祖改玉叅議公釋褐登 朝多處臺閣或有抵法者干以私必峻辭却之及其歷佐州縣月俸之外不以一縷浼其治州縣之人至今稱誦不衰叅議公唯一姊蚤孀有心疾

難事同爨三十年終不失其歡心女僕輩或有間言必發其人而罪之姊亦感悟閨梱之內雍雍如也叅議公家世睦婣中表之孤露無依者皆收而育之夫人能順適其意不示貧寠色一其膳服時其嫁娶恩愛無間已出族黨亦皆父母之金夫人年老喪明朝夕之供須夫人手具乃嘗每當進食夫人必在側先意奉引隨器而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如是者十數年如一日未嘗以子女婢御代之也丙子虜警叅議公扈　駕南漢夫人奉金夫人避兵于湖右之瑞山丁丑二月金夫人不幸先是夫人爲姑氏月制甚備

逮遇難蒼黃家貲一無所持而惟衣衾諸具舉以自
隨及喪賴以爲用雖搶攘流離之中而附身之物靡
有遺憾人皆服其誠孝云時時事一變善類盡逐叅
議公亦中讒扞于文罔當事者骫三尺遠徙嶺南之
寧海夫人隨之配所叅議公銜荼茹毒危困百端常
悒悒不樂夫人輒寬譬之曰橫逆之來聖賢所不免
豈以外至者介于中耶叅議公爲之改容亡何叅議
公蒙　宥寓居安東又移榮川壬午冬叅議公病卒
于旅舍夫人挈諸孤隨喪北歸葬于廣州先兆夫人
自初終哭踊哀毀之節有踰常禮朝夕饋奠雖疾必

與制除猶蔬食素服煢煢然常抱至慟諸孤泣諫則
曰吾之至今未亡只爲若等在耳豈有樂於人世耶
以故眞元暗鑠寢以成疾又見壯子與冢孫繼𣦸悲
傷疾益劇以壬辰六月十九日考終于京第春秋六
十三屬纊之夕神氣不爽諄諄口中語惟感念叅議
公而已卒之日遠近宗族哭之以哀閭里之人皆曰
賢夫人亡矣齎咨涕洟如喪親戚以其年十二月就
叅議公墓左而合祔焉叅議公屢叅從勳追　贈至
左議政夫人從封貞敬夫人凡舉六子男子四人
女子二人男長星斗海州牧使次星漢星遠星緯

女長適及第李嘉相丙子之亂孝殁於江都其妻亦過哀而殁次適翊衛司司禦朴世柱牧使娶禮曹判書金南重女生三男二女男明佐良佐碩佐女適吏曹判書金壽恒次適士人李師命星漢娶學生李宗培女持夫人喪病毁而殁無子子碩佐星遠娶牧使權順昌女早夭有一男一女男弘佐女適士人宋炳夏星緯娶監司申翊亮女亦早夭有四女長適士人鄭世沃餘幼李嘉相朴世柱並不育明佐娶左叅贊宋浚吉女夫妻俱夭無后良佐娶郡守金天錫女生二女金壽恒六男一女男昌集昌協昌翕昌業餘幼

李師命一男宋炳夏一男一女內外孫曾摠若干人夫人天資明淑志行貞莊飭躬以禮理家以法事君子以順以正內助之益爲多金夫人老而傳夫人小心敬愼事不敢自專財不敢自有巨細告而後行御家衆嚴而有恩待宗族隣里捄災卹窮各得其宜尤致慤於奉先時享所須必豫具而別貯之俾不匱乏遇祭日前期齋沐靜處下勑婢僕亦令致齋毋敢以褻衣將事以至鼎鬲籩鉶之屬無不蠲潔整齊孝於父母生事喪哀盡其誠禮諱日或不與祭必焚香望哭毋兄司藝公奉家廟遠居峽中夫人在京每見新

物輒走人以致之未薦不先入口也友愛同氣出於至誠推以及於諸姪而愛同之夫人雖不習文字見識絕高至論事理辨是非居然有士君子之風叅議公自南漢初出以書起居母夫人夫人語諸子曰今見汝父書私喜則極矣然汝父素負重名今不能樹大節獨不有愧於平生耶常以淸陰金先生爲第一完人叅議公卒後墓碑無銘及金先生自虜中還夫人謂牧使公曰今世與汝父知而許其志者莫如金先生有德有文可爲不朽託者亦莫如金先生汝其急往乞銘牧使公卽以夫人命泣請於金先生得其

文以歸其明於大義有如此者夫人於諸子雖甚愛
而教之必以義方寡居以來益加訓飭見有過失訶
責不少假借牧使公由上庠筮仕宰邑夫人與享專
城之養每勉以公淸勤儉毋墜先業牧使公之所在
著名亦繇其教戒有素云夫人懿德悊範蓋不可勝
書而謹最其大者如右以備立言君子之財擇焉

德山縣監金公行狀

公諱壽民字堯叟自號沙浦我金遠有代序始祖諱
宣平在羅季爲古昌城主以兵佐麗祖破走甄萱策
勳爲三重大匡太師位居權幸張吉之上世祀古昌

郡社古昌後改安東子孫遂爲安東人迄今七百餘年圭組相承爲世名族高祖諱生海信川郡守 贈左贊成曾祖諱克孝敦寧府都正 贈領議政祖諱尚容事 宣 仁兩朝官至右議政丁丑之難殉義于江都旌其門曰忠臣之門 贈謚文忠公建祠江都以祀之考諱光炫文忠公之次子再中文科卒官吏曹叅判立 朝三十年以正直忠厚名妣貞夫人沈氏青松大姓進士懍之女國舅府院君鋼其曾祖也舉丈夫子三人公其仲也公以天啓癸亥二月生生而嶷然稍長魁偉有器度文忠公奇愛之常期以

遠到叅判公坐直諫竄北以公隨行公時年十二服勤周旋如成人見者異之十六委禽尹公衡覺之門尹公方寓湖南南中多長老賢士見公儁茂夙成亦皆以遠大期之丁亥叅判公在順天府衙背疽甚欲公不解帶而侍疾藥必先嘗起居必躬自扶持數月如一日也逮劇鉅水漿不入口毁幾不全制除不忍去墓下奉大夫人仍留洪州之丙舍壬辰中司馬丙申授繕工叅奉不就戊戌除四山監役監役職京山禁伐前是巨璫家恣犯無忌官不敢何問公一切束之以法大爲其所銜欲一巧中而未得當也亡何公

遽坐弛禁下理竟罷去盖諸璫祟之也壬寅叙拜義禁府都事故事金吾郞最嚴先後進之法至是寢以墜壞公獨斤斤謹守不枉徇其私以此重忤同僚意官長亦不恱於公遂差公北路之役實非其次也公徃返關嶺數千餘里不少見幾微同僚之始忤者終亦愧服甲辰序陞司贍寺主簿轉尚衣院主簿丙午以公格遞俄除軍資監主簿遷司僕寺主簿丁未出爲德山縣監始公屈意奉檄只爲得一邑以便養而適銓路有親嫌久不諧也至是奉大夫人之縣凡所以順適其意者靡不至公有孀姊居縣境境下又多

大夫人外黨迎姊衙中廩食與共晨夕膝下以爲樂諸族無戚疏畢集而宴之稱觴上壽歲以爲恒古所謂養志之孝公實庶幾云己酉大夫人寢疾公竭誠湯劑爀煎遑遑家人預有憂盡收金刃藏之公潛置大劍席間至其疾不可爲則乃自斮其指以灌血於口中大夫人忽醒而能言又能粥飮矣公所斮指至骨折血出不止子弟請傅藥止之公厲聲曰用此而延親命一點可惜敢云止耶盖大夫人絶而復甦者亦有日矣及喪而公之手瘡已甚一指之大幾如臂然猶號踊盡哀饋奠必親不知疾痛之在身也病既

阽危家人爲就醫昇至京城公每以違離喪次爲痛
自處以一罪人對人悲泣涕涔淫被面久而瘡益甚
以至掌腕盡膿筋脉亦傷醫人皆危之或謂公曰大
夫人壽近九袠人事盡矣天命不可復延君何自割
若是公泣曰親命苟延晷刻是吾至願他何暇言聞
者亦爲之泣以病不能遄歸也奉几筵入洛雖綴綴
俛死而猶衰絰與祭哀哭動隣里凡四閱歲而瘡始
完然病指遂屈不伸公素苦消中至是日加柴削齒
脫脚痿形神大換諸證乘而遂劇臨終謂弟茂朱公
曰同氣落落參商一姊在城中亦病不得與訣矣因

泣隨言下弟不忍仰視忍淚而出卽促之入曰日寒
得無傷乎謂諸子曰先君之喪在遐鄕棺斂未免於
薄吾死棺勿用美木斂勿用侈服以志吾痛至壬子
正月十四日竟不起得年五十將歸窆叅判公兆內
以其地阨且有山家忌越三月權厝于楊州陶穴里
未向之原卽文忠公塋下也公有三男三女男長盛
達次盛廸進士次盛道女長適張始顯次適呂必寬
次未行盛達娶正字李弘相女生二男畤澤畤潤二
女幼盛廸娶牧使盧協女生一女張始顯三男呂必
寬一女皆幼公於孝盖得之天植事父母有順無違

在側務盡愉悅或作嬰兒戲以娛之推以及昆弟友愛篤至伯氏任南邑殁於官即馳赴以其喪歸送終之事皆身任之無少憾兄子盛遇蚤死憫其孤寡無依同居撫視如巳出教育其兩兒而婚娶之諸姪輩亦仰如父母遇疾病急難必曰仲父仲父睦婣於宗族有窮而無歸者衣食而周捄之亦孝友之推也平生不事交游不喜聲色不屑屑於生産居鄉無一畆之拓入京無數椽之庇僦屋蕭然處之晏如至於事關祖先必悉心力爲之文忠公楓溪亭舍歲久且壞協謀重修無廢舊觀公實倡之也叅判公舊第祠宇

未建殁之日猶諄諄語以爲恨居官務持大體不規
規瑣細在德山屬歲大侵劃俸蠲徭所賑活甚多民
久而頌之公長身豐下儼然好風儀襟懷夷曠不置
町畦待人無貴賤一以誠信事至應之以順不妄喜
慍橫逆之來能以理遣絶無躁暴峭刻之行以此得
長者稱子弟有過只從容開誨未嘗大何曰無益徒
傷恩爾或以過於柔善疑之至當事是非當否確然
不可撓知公者咸謂緩急可仗公少習博士家業厄
於公車竟不售工於篆籒深得家法一時堂顔冢額
多出其手　孝宗大王嘗命書進各體亦嘉其藝也

嗚呼以公寬厚之資純篤之行固宜受天之祐享有遐福而位不過令長壽纔及中身福善之理果安在哉盛遇嘗刲股愈父疾亦以孝殁　朝家旣旌其門矣公之殁里遂上其行義於有司以聞於　朝特施旌閭之典文忠公旣畢忠徇　國而公之叔姪以孝承家又卓卓如此棹楔之樹輝映宅里祖孫忠孝之傳爲世所豔言不獨爲門戶之光則庶不恨其年位之嗇也歐陽氏之言曰孝非一家之行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此誠立言君子所宜思其責者如蒙一言之惠揭之阡隧俾逝者藉以不朽則亦將有裨於

世教奚止一家之幸也

觀察使李公行狀

公諱萬雄字心甫李爲全義大姓有諱棹佐麗祖開國策勳爲太師卽其始祖也由太師以來七百餘年冠冕爲赫代有聞人入我　朝孝靖公貞幹善養百歲母　世宗嘉其孝增秩賜几杖以褒之封母爲貞大夫人一世豔言之其子漢城府尹士寬有七子六人登八科掌故傳爲稀濶事其第三子諱禮長兵曹叅議策佐翼功　贈兵曹判書全城君謚平簡歷數世有諱濟臣當　宣廟朝以文科進官至咸鏡北道

兵馬節度使　贈領議政文章氣節大鳴于世世稱
淸江先生卽公高祖也曾祖諱耆俊承文院副正字
有才行早歿　贈左贊成祖諱重基新溪縣令負公
輔望終於下位後　贈領議政我王父文正公與之
友善終身稱惜之不衰考諱行健文科同知中樞府
事　贈吏曹判書豪俊有家風妣靑松沈氏封貞夫
人靑城伯德符之後　贈義禁府都事大厚之女以
萬曆庚申三月巳丑生公纔學語便解文字稍長知
敬親之道言動安詳如成人長老稱爲國器八歲隨
同樞公避寇東峽澤堂李公適在近公與外兄徃謁

庭畔朱櫻方熟外兄欲摘而食之公以長者未有命不從澤堂大異之又與諸昆弟往鄉隣隣人各以二桃與之公獨不食問其故對曰將以歸遺兩親又與二桃又不食曰親未嘗豈敢先食澤堂聞而益稱奇比之懷橘兒云十一二文藝日進出遊黌舍已彬彬有聲丙子虜警同樞公扈　駕南漢公奉沈夫人奔嶺南間關徒步幾千餘里在途必正衣冠束帶以行不以倉卒弛其檢制見者難之寇退還京見時事大變無復當世意有詩曰男兒出處必須經何用區區事小名杜門養靜潛心墳典與同志相勗後雖迫於

親命勉赴公車非其志也己卯登上庠益爲儕流所
推重每賢關有大議輒就正焉己丑除 康陵叅奉
孝宗元年庚寅中增廣文科隷承文院爲正字旋
移 世子侍講院說書兼春秋館記事官壬辰拜司
諫院正言時 朝家議行錢貨且試大同法於湖西
左相金公堉實主其事而諸大臣及任事之臣依違
退託不肯明言利病事未就而羣議紛然公遂上疏
請召三公及有司諸臣使之各陳便否叅以 聖意
從長速處其言甚切直諸大臣皆不安 上亦不悅
有尹善道者居湖南貪縱淫悖久不容於淸議 孝

廟以舊學恩遽擢承旨以召之公將舉劾善道逆知之先上章自辨因以侵斥公公引避極陳善道處心行事之無狀　嚴旨遞職守禦使李公時昉辟爲從事八月出爲平康縣監治尚廉平痛祛宿瘼闔境大悅公餘屏騶御理椶竹與李公慶億李公弘相同訪楓岳嘯詠而歸蕭然有出塵之趣明年以弘文館副修撰召還吏民追思碑之甲午春　上命禁中當直諸臣製進春回禁苑詩公居首拜貂帽之　賜盖異數也八月丁外艱執喪無違禮丙申服除拜副修撰陞校理冬槐院肄習故犯中考坐遞旋還副修撰丁

酉春因天變與館僚劉陳修省之道 上嘉納又於
講筵陳畿民蠲役之宜及 陵幸時供張遠輸之
弊 上命勿煩畿邑悉取辦於京司時臺官閔維重
吳斗寅以事被譴申濡以諫長忤 旨竄逐公皆極
言之且言北邊宮墻有加築之役外人皆指爲馳馬
之所或云 世子亦習騎射昔宋高宗敎射殿庭當
時猶且非之若使外言萬有一近豈不爲 聖德之
累乎 上曰外言雖虛與役實非其時遂命停其役
公又言駙馬留宿禁中非所以嚴內外言路杜絶之
害有甚於天災陳戒甚切至嘗講詩楚茨至式禮莫

懲啓曰祭祀之禮盡其誠敬故神之錫福如此非獨祭祀爲然人君事天之道亦當如是近來旱災孔慘而　聖上至誠感格甘澍隨應苟能推廣此心無少間斷則災異不患不弭而治平之道亦不外此矣上爲之傾聽夏由副校理入吏曹爲佐郎兼漢學教授公素不樂榮進而銓郎華要又世所稱極選益逡巡退避力辭卽遞乞養補永同縣監其治如平康閭境懷之亦如平康翌年三月以校理內遷俄轉司諫院獻納吏曹佐郎兼中學教授皆卽遞六月復入吏曹自是常帶三字銜又辭遞往棲山寺讀心經公

久有休退之志雖黽勉從仕未嘗久於其職秋爲典
籍副修撰獻納冬又拜副修撰時有風雷之變與同
僚上劄陳立志勤學進賢救良之説已遷校理與李
公端相同在直一日進對 上語及兩湖饑荒仍命
公與李公以御史廉察翌朝受 御書分道而行公
得湖西羸服出入列邑密訪吏治得失兼採民疾苦
以聞條列甚詳悉 上卽命減租振廪以救之湖民
以蘇由獻納陞應教司諫己亥春移副應教時東萊
缺府使廟議難其人始公不在薦剡 上命改薦公
以副擬被擢 陛辭日 賜對勉諭甚至至任未數

月聞　孝廟禮陟公北鄕號哭朝夕臨哀動左右時倭人至館有所求虛喝以徼利公嚴斥之倭故欲生梗跳出館門來據釜山官廨縱其徒橫挐閭里經累日不還公聞于　朝請移書責問於島主且禁倭船之往來者以絶其相應之路　朝廷以爲輕動而不許公又言狡倭每有一事輒以恐喝爲必售之計我國過於恇怯曾莫之威制使其日長侮我之心彼旣違棄禁約不得不以干戈從事宜令列鎭整頓舟師截其歸路仍發陸軍襲擊厮殺無遺然後移書島中則曲不在我彼必自惜雖使江戶聞之亦不敢怒我

矣仍募一幕禆將治船下海 朝廷又不許至請推考只令開諭還入公又力陳其不可更申前請 朝廷竟執不許會有泄其事者倭人聞而心怵託他事還館 朝廷以公不善處請廷尉問邊人無不嘅惜者公就理置對甚晢 上卽命釋之庚子六月拜延安府使延之爲邑介在江海之交其地正對喬桐江都有控制之便而分轄於海州之首陽山城相去一百餘里遠近形勢易置緩急難以得力公撫摩之暇留意陰雨之備遂上疏備陳變通創設之方所言皆鑿鑿中窾 上可之下廟堂議竟格而不行翌年二

月陞拜本道觀察使以親老辭不許既之任値歲儉
民飢夙宵憂劬貶食却酒賑哺出於至誠一道賴之
七月聞大夫人疾甚陳情乞歸救　上即許之公得
旨兼程馳還至則親癠已勿藥矣人以爲孝感無何
遘疾僅一晝夜暴卒即閏月初一日也從治命葬于
楊根治西先兆內坐艮之原公配徐氏大丘望族達
城尉諱景霌之女忠肅公諱渻之孫　宣祖大王之
外孫女也有二男四女男長徵明進士次徵夏女長
適沈權次適李世傃鄭重震韓世良徵明一男一女
徵夏一女沈權一女適趙泰壽李世傃二男鄭重震

一男一女並幼公爲人頎而白皙豐頰踈鬚秀眉目
粹美洞澈裏外如一和而不流介而不激淸明而愷
悌溫厚而貞固天然君子人也每日晨興冠帶謁家
廟退而正坐讀四子心經等書竟晷繼夜以爲恒伊
吾之聲無少間斷雖公退之暇猶不廢佔畢其嗜學
如此篤於孝友在父母側未嘗有疾言怍色二姪早
孤無依教育如己出待堂從無間同氣隨事警誨不
失其歡心接人必以誠欵不設町畦和氣藹然可襲
人無親疎皆愛而信之平生無崖異之行衒飾之態
立心持己明白坦夷至當善惡是非之辨確乎其守

不以外至者爲撓立　朝所在盡職久處　經幄常
以格非爲任遇事必竭誠殫論期以啓沃　君心間
或觸犯忌諱而有不恤焉　孝廟亦察其誠眷待不
替雖有拂忤而不之罪也當其言駙馬事也　上入
謂諸公主曰此雖汝曹所惡聞予喜有此直臣使廷
臣盡如李某則國其庶乎戚畹家相傳如此云前後
治邑皆以仁良爲政至於聽斷詞訟一以公明痛抑
請託人不敢干以私敦睦宗族曲有恩意在官割月
俸之羨以捄其窮乏有以急難告者靡不飽其欲而
去或言官儲不宜私費公曰獨享專城而使親戚領

顧非吾所忍爲因此得罪吾無憾矣公之自延歸也不悅者或以此訾公噫公之所爲視世之內自肥而薄於親故以釣名者何如耶公雅性恬靜其於世味紛華泊然無所好唯獨好山水嘗夢一境甚有勝致覺而記鑿石爲臺引溪爲沼之語後於楊根墓下得清江公舊址水石清絶髣髴夢中所見遂以夢灘自號作文以記之結茅亭取清江公詩語名以綠水央意歸休有終焉之計記余與公周旋於禁直日夕亹亹語余自詑有其勝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歸也以余之亦有歸志許余以分山約以同老於斯蓋余

松楸去綠水不崇朝而近故也公旣未歸而先逝余今尚在世而亦未能歸悲夫公與李公端相幼能洪公巖君實交最密文學行誼亦相伯仲一時論者皆謂其終大用于世也顧乃後先淪喪未究厥施獨留余一倥侗虛竊高位坐見此百罹踽踽人間每有九原難作之嘆嗚呼斯誠世道之不幸豈獨余之不幸也公之沒二子皆幼麗牲之石闕焉無文今徵明徵夏類公平日言行來請狀于余後死之責唯在於此終不忍以不腆于辭辭遂收涕而許之略加撰次以備立言君子之財擇焉

舅氏麻田郡守金公行狀

公諱天錫字命休姓金氏上世本新羅國姓有以直諫謫豉鹽城子孫仍籍焉豉鹽卽今延安府也其可譜者有諱暹漢仕高麗爲四門博士以善訓誨名自是更數世皆貴顯至諱濤游於牧隱李穡之門有文章節行擢文科高第自號蘿葍山人恭愍王手書姓名字號以賜之入 皇朝登制科 高皇帝大加寵奬還爲密直提學坐非辜以殞是生自知入 本朝爲開城府留後謚文靖是生孩內資寺尹 贈左贊成是生友臣知中樞府事 贈領議政謚胡簡是生

詮文科壯元領議政謚忠貞以淸白著名　中宗朝
於公五代祖也高祖諱安道縣令　贈左贊成曾祖
諱禊司正　贈領議政祖諱㥠男登文科歷臺省選
爲吏曹佐郎用褒紀　恩進爵領敦寧府事延興府
院君後　贈領議政謚懿愍　宣廟繼妃　仁穆
王后考也考諱琜淸州牧使　贈左承旨妣淑夫人
草溪鄭氏郡守默之女左贊成八溪君宗榮之孫有
至性純行稱爲女中君子擧二男公其長也生于萬
曆甲辰五月初三日懿愍公先有異夢未幾而公生
生而岐嶷　宣廟旣賜之　名又見而奇之曰領敦寧

有孫矣公甫十歲而遭癸丑之禍先是孽臣李爾瞻得罪　宣廟朝久廢不叙反歸怨君父欲乘機甘心者久矣及　宣廟棄羣臣光海襲位爾瞻驟竊國柄其所以釋憾逞毒者無餘力陰嗾死囚從獄中上變謂懿愍公挾永昌大君將爲亂羅織成獄懿愍公首被禍承旨公與二弟一妹壻長弟遇害於是遷大君海島而殺之幽　母后于西宮脅百僚請廢之危辱萬狀姦黨意猶未已發懿愍公藏肆諸市夫人盧氏亦榜棘于耽羅時禍機日深其勢不赭族不止鄭夫人念遺孤無得全理忽宣言公病不救發哀殮棺送

葬先山大鷲隣里人乃潛命公往託山門以匿其蹤公雖尚少知禍之將及又不欲逆親指隱忍去膝下麤服擔囊混於緇徒且以久於一寺有不密之慮凡深山僻菴靡不穿歷往來然公至痛在中達於面目枕席每有涕泣處諸僧或疑而問之公輒對以詭辭卒莫有知之者癸亥　仁祖反正奉　母后復位誅除姦兇洗雪誣枉懿愍公與承旨公並復官　贈爵遣承旨迎還盧夫人公始歸侍京第自癸丑至是盖已踰十稔矣鄭夫人持公痛哭闔門親黨見公喜若更生無不咨嗟涕洟者乙丑　上命銓司除公職郎

授敦寧府叅奉以公承懿愍公宗祀且以上體 慈
旨也冬 大妃違豫値 上問寢語及公甚念之
特命超叙六品遂陞本府主簿丁卯又陞軍資監判
官戊辰除昌平縣令盧夫人年高 大妃且不欲遠
離因此辭不赴尋由儀賓府都事拜洪川縣監爲政
慈祥平直吏民俱便之居三年治最一道方伯具聞
于 朝賜表裏以奬之始公以洪稍近京罷勉赴官
而不忍久違親側遂辭遞癸酉授通禮院引儀兼漢
城府叅軍乙亥出爲鴻山縣監時盧夫人尚在堂奉
以之縣 仁祖命沿路各邑護送盖異數也丁丑秋

盧夫人卒公承重持服自侍疾嘗藥以至哭泣饋奠
之節一出於誠信禫後兩閱月而至庚辰春又丁鄭
夫人喪荐罹鉅創執禮不愆丁亥拜工曹佐郎戊子
除金溝縣令踰年罷歸辛卯爲金城縣令邑殘民貧
撫摩得宜大修官廨易茅以瓦以絶歲苫之弊又能
節約取贏以給其費役鉅而民不病焉秩滿去官邑
人立石頌其德丁酉爲礪山郡守數年免歸壬寅除
通禮院引儀兼漢城府參軍轉廣興倉守冬爲淳昌
郡守數年而遞丁未拜　世子翊衛司司禦戊申移
掌樂院僉正冬拜江華府經歷辭遞尋爲麻田郡守

屬歲大侵 朝廷命列邑粥饑民公殫誠勸劬朝暮
必親視至割月廩爲飯以哺之旁邑之民亦聞風來
集所全活甚多以其暇躬駕出野助種食勸耕耘以
故環一郡之境民無捐瘠而田畝無汙萊焉賑事訖
朝家考守令勤慢而陞黜之公素不喜衒能干譽
由是獨不與焉論者以爲歉而公未嘗有幾微色癸
丑二月偶屬疾寖劇以二十三日卒于郡衙春秋七
十公至是年大傷痛對人輒欷歔飲泣曰老而不死
復見癸丑之回吾其無意於世矣亡何而遂大故益
可痛也郡之士民奔走哭吊又皆遝喪出境盡哀然

後去四月二十二日葬于原州安昌懿愍公兆内已
向之原公天資厚重氣度寬和平生不事矯飾樂易
任眞忿厲之色不形於容躁暴之言不出於口傷人
傲物之念不萌於心一見知其爲善人長者無親疏
貴賤皆親嚮之事親婉順無違奉先之禮務盡敬謹
祭祀必躬行雖病不攝友愛同氣均其苦樂飢飽無
間於已甥姪之無依者撫之如已出睦愛宗族恩意
周洽其窮餓者推衣食以救之其居内外職一心奉
公治邑以愛民爲主所到皆有惠政旣去而民愈思
之筮仕五十年足不蹈奔競之塗屢典郡縣先業之

外不增殖尺寸性又安於淡泊一切聲伎玩好無所留心嘗戒諸子曰吾家素以淸儉傳業爾輩毋或忝我先德可也公有再室初娶星州李氏司憲府執義馨遠之女不育後娶海平尹氏士人墐之女有二男五女男長曰溜進士次曰溪女長適士人徐文海次適叅奉黃璡次適士人羅良佐次適士人崔寔次適士人李世雲溜娶別坐李舜岳女生二男三女溪娶牧使鄭時亨女生一男徐文海一男宗震黃璡夫妻俱夭無嗣羅良佐二女長適尹可教公側室有二男三女內外孫摠若干人公卒旣有年墓道尙闕顯刻

溍溪等屬壽恒類公之行以爲不朽之圖嗚呼壽恒幼失所恃鄭夫人鞠之于家公眷顧異於諸甥其荷公之恩固深矣平日瞯公言行亦可謂熟矣於此而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竊惟公夙嬰禍釁雖未及績學攻文以廣其志業然其著於身修於家試於官者率皆誠實粹白表裏一致雖巧毀者不敢以惡聲加焉世所謂談義理通古今者夷考其實或不能無遜於公豈非公生質之美宅心之善有大過人者耶昔我母氏之喪也先君子獨居遇疾不肖兄弟皆弱不任湯劑公能至誠省護逾於母氏時先君子高其行

誼至發於吟詠不肖輩每誦此不敢忘無何洪公柱元嘗字公而謂壽恒曰如某人物置之隆顯何所不宜其推尚之重可知已顧公屈跡蔭仕官不過一麾秩不登三品壽又未極於耆耋天之報施抑何舛歟惟其厚德懿行不可泯泯無傳謹詮述如右以竢立言君子之財擇

先府君行狀

先君諱光燦字思晦自號雲水居士金爲三韓大姓遠有代序始祖諱宣平以古昌城主佐麗祖有大功封爲太師亞父功臣廟食古昌古昌後改安東子孫

遂爲安東人由太師以來七百餘年世襲圭組高祖
諱璠平壤庶尹　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曾祖諱
生海信川郡守　贈議政府左贊成贊成公有子三
人長諱大孝三嘉縣監　贈議政府領議政季諱克
孝敦寧府都正　贈議政府領議政都正府君有五
子其第二諱尙寬長湍府使　贈議政府左贊成第
四諱尙憲議政府左議政　贈謚文正公一　世尊之
不以官而以號曰淸陰先生長湍府君聘宜寧南氏
忠義衛應井之女吏曹參判世準之孫生二子先君
其季也始三嘉府君早世無嗣文正公以王母李夫

人命爲之後文正公聘星州李氏 贈吏曹判書義老之女領議政稷之後亦不育都正府君命以先君爲子先君以萬曆丁酉十二月十九日丙戌生生而端秀爲父母所鍾愛四歲南夫人見背十一出後文正公少學于家庭遜悌以敏凡人家所謂子弟過者一未嘗有焉文正公舊第廳事忽棟折自頹先君時年十三方坐佔畢爲其所壓舉家驚遑奔救謂其必無幸而先君竟無恙人咸異之以爲壽貴之徵云庚戌委禽于淸州牧使延安金公諱球之門牧使公考諱悌男延興府院君實誕 仁穆王后爲 宣祖繼

妃 宣祖旣薨光海嗣位賊臣縱臾謀廢 母后至
癸丑大起誣告獄延興公首及禍牧使公與弟二人
並頓於非命長湍府君及文正公俱以姻家坐罷官
仍遞令先君離婚禍機叵測先君雖外爲門戸計不
敢與之同居而心有所不忍遂攜歸鄉曲終始相待
無少間焉辛酉長湍府君捐館持制如禮癸亥終喪
仁祖改玉奉 母后復位延興公父子並雪冤貤
爵先君與先妣亦還京同室如初丁卯中生員第二
名始先君詞藻夙茂能爲古體詩格調不凡一時先
輩多見而稱之尤爲谿谷張公所奬許人皆謂塲屋

無能先者而先君當昏朝不赴公車幾十年且其爲
詩不規規程式以此屢試不利晩始以他文入彀
國朝故事最重司馬壯元先君旣素負才望所製又
在高選而終讓人一頭士論稱屈頗歸譏於主司云
崇禎己巳三月除　世子翊衛司洗馬轉侍直副率
壬申陞衛率癸酉移工曹佐郞乙亥遷陞刑曹正郞
俄授義城縣令以親老辭不赴復入刑曹李官任重
事劇又關節所萃爲郞之難在諸曹爲最先君屛請
託明聽讞前後在職累年閱官長累人而無不愛而
重之丙子冬寇深　上幸南漢山城先君隨文正公

扈　駕和議將成文正公言不入六日不食又自經幾殊先君亦不食號泣救護丁丑正月　大駕下城文正公不從仍遯于嶺南之安東先君亦隨以南歸朝廷以擅去職劾罷遂不復檢擧先君奉親窮居菽水不繼處之晏如也　朝廷將助兵瀋陽文正公上疏力陳大義姦人因以流言於虜虜差至龍灣恫喝迫致之　朝廷促令西赴卽庚辰十一月也先君聞　朝命入告文正公號哭不止食飮不入口文正公强之始少食隨行至灣上旣不免渡江則又將隨入瀋陽文正公止之曰若父子同入異國爾又鮮兄

弟宗祀誰其尸之老母誰其養之先君對以不忍不
隨泣而固請文正公終不許先君不得已泣而承命
仍留灣上及聞文正公入北館事機稍緩歸省李夫
人於嶺南辛巳十一月李夫人以疾暴卒先君哭泣
之哀感動吊客羅公萬甲嘗語人曰吾未見爲人後
而喪致其哀如其甫者也明年正月虜以文正公疾
革使出住灣上先君馳覲而歸奉李夫人喪返葬于
楊州石室之先塋仍守制墓下癸未正月虜又以文
正公入瀋先君自京星夜西馳哭送于江上文正公
初拘北館已而移質館俾從 世子未幾先君追赴

瀋陽以李夫人三年未畢留數月東還甲申制除又入瀋侍膝下冬拜翊衛司司禦乙酉春文正公隨世子返國先君以宮官從焉先君素清羸善病自庚辰以後銜哀茹痛備嘗危辱間關風沙氷雪中往復數千里首尾五六寒暑所受傷難一二計文正公恒憂其疾親知亦胥以爲憂卽先君亦自憂其不支也乃其榮衛無少愆終能脫禍得福奉晨昏以歸人以爲先君誠孝宜得神明所勞云四月 昭顯世子卒東宮官屬皆罷先君亦見遞秋授司僕寺主簿遷沔川郡守引親年辭遞俄除漢城府判官冬移司僕寺

判官丙戌二月出爲通津縣監縣故多萑蒲患至是
盜滋聚衆剽刼殺越人無忌至掊鎖盜官庫物邑里
駭懼戒嚴先君設機懸購捕得渠魁誅之立解散其
黨民始安寢有隣邑士子闔門屠於盜者聞知之來
詣泣謝事聞用勞陞通政己丑　朝廷遣御史廉察
郡邑先君爲政無他可疵摘者而窮族有以急叩則
割官廩以救之所分率不過斗米御史入縣取其簿
以去竟以此坐罷辛卯夏西敘副護軍八月除交河
縣監　陛辭日　孝廟召見諸守令特命先君至前
問文正公氣力如何惓惓如家人父子一時豔言之

冬以親癠棄歸亡何西叙壬辰六月文正公考終于
石室先君不毀之年率禮罔愆甲午秋外除例授護
軍徘徊丙舍無復有供世意乙未四月拜僉知中樞
府事始入謝旋除淸風郡守地僻事簡淸靜爲治丁
酉春以微文忤道臣至有詆侮語卽移病不待報而
歸道臣啓罷之戊戌夏叙拜坡州牧使十月遘疾甚
輿醫京師仍罷免西叙家居調養者數年壬寅二月
拜僉知五月移工曹叅議丁未辭遞副護軍戊申春
　上命卿宰侍從有父母年高者另加優老恩以不
肖孤壽興壽恆等竝長六官特陞先君一階以寵之

盖巽數也於是進秩嘉善大夫拜同知中樞府事不肖孤等與諸臣上牋陳謝薦紳家傳以爲榮先君自丁未夏有不安節彌留經歲醫治殫方緣不肖孤等惡積誠薄不能感格神明寖以危篤至二月二十四日棄諸孤享年七十二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以四月二十日葬于石室文正公墓右壬坐丙向之原與先妣墓合封焉先君自幼擩染庭訓以愷悌存心以謹潔制行事父母順而無違痛南夫人不逮養每語及必泫臉事伯氏承旨公與二姊盡其敬愛之道庶母難事委曲承奉推以及庶弟妹俱不失其歡心奉先

誠慤至老非甚病祭奠必躬待宗族和睦有情誼接人處事必務周詳纖密於交友不好狎昵然未嘗有慾忤於人所歷官曹同僚人品細麤深淺各不同而於先君靡不親嚮之無或有相失者在坡州有海西邑宰奉親之官過州下卽清風時按道者也先君館待甚款略不形舊嫌其人爲之愧謝御下慈惠不刻旣去而胥隷多追思之前後治邑一以精勤平直爲主最惡違道干譽與苛辦鷙酷之政以故所到雖無赫赫聲而事無不舉吏民俱便之至辨決獄訟一切裁之以法不覩形勢爲左右其爲通津也安山人有

墓地訟事關貴戚屢易訟官久不决終歸之先君先君一見立决絀貴戚家而以地還安山人居間緩頰者相屬隨以謗言而先君不爲動平生不事産業居家泊然不訾省屢典郡邑不以一芥自累家人不免内困常假貸以給尤謹於辭受雖親舊所餽非其義則却之雅不喜紛華竹素書畫之外無他好口不談財利爭訟之事門庭之内不設聲伎博奕玩好之具此皆本自家法而亦先君天性然也先君旣筮仕猶不輟博士家業同時流輩咸謂一第不足取而不幸數奇蹇躓丁丑以後遂廢不復試敎諸子雖不嚴加

程督隨事導飭必欲納之義軌諸子旣通顯深以盛
滿爲懼每戒以謹身盡職毋或忝辱祖先擧古人格
言善行俾爲之法或聞　朝家疵政過擧輒慷慨憂
惋言議激發其於是非淑慝之辨甚晢也疾病猶作
詩手書以示諸子神思筆畫如平日詩語皆戒懼勗
勵之意也及聞陞秩　命下驚起感泣謂不肖孤等
曰天恩至此何以報塞且以病未祗謝爲恨未二
旬而竟抱終天之慟嗚呼痛哉先妣牧使公之長女
生於丙申九月二十六日賢明淑哲事舅姑孝承先
君順以正善於中饋事無巨細皆經紀得宜使先君

忘其貧宗黨取以爲模範厄於產以癸酉十月十三日棄代享年三十八先先君卒三十五年不及見子女婚嫁成立先君終身悼念之不衰有谿谷張公所述墓誌以不肖孤壽恒忝位三事推　恩封爵先君累　贈至議政府領議政先妣從　贈貞敬夫人先妣凡擧三男五女男長曰壽增庚寅生員成川府使次曰壽興乙未文科領議政以先君命出後承旨公次曰壽恒辛卯文科左議政女長適牧使李挺岳次適縣監洪柱天次適郡守李重輝次適司諫宋奎濂次適持平李光稷先君側室有四男一女男長壽徵

癸卯進士厖署別提次壽應丙午進士次壽稱次壽
能癸丑文科廣興倉主簿女適許墅蚤歿壽增娶叅
判曹漢英女生三男四女男長昌國丙午進士次昌
肅秀而夭次昌直女長適洪文度亦蚤歿餘幼壽興
娶牧使尹衡覺女生二男五女男長昌烈八歲而殤
次昌說女長適洪澤普次適生員宋光涑次適李喜
朝次適李晚成次適李聖佐壽恒娶牧使羅星斗女
生六男一女男長昌集癸丑進士次昌協己酉進士
次昌翕癸丑進士次昌業次昌緝次昌立女幼李挺
岳四男二女男長世膺叅奉次世白文科縣監次世

晟生員次世勉女長適權斗章次適金夏英洪柱天
三男二女男長萬源次萬朝生員次萬東女長適申
休錫次適趙泰望李重輝二男一女男長濡文科應
教次湛女適權尚夏宋奎濂二男一女男長相琦女
適李益命餘幼李光稷無子三女長適進士金鎭龜
次適趙命仁次適韓永祚所後子曰秀衡壽徵三男
二女男昌碩昌曄餘幼壽稱二男三女壽能三女許
壄一男一女昌國二女昌直一男昌集二女昌協二
女昌翕一男皆幼內外孫曾玄摠六十餘人嗚呼先
君窀窆之掩盖八年于今矣而墓石不刻無文使先

君事行日就泯泯無以飭稚昧於久遠不肖孤等不孝之罪至此而益大矣慚惶痛迫若無所容向嘗以先祖幽堂之銘之未就也不敢以並請顧亦有待焉謹詮次爲狀如右以徼惠于下執事如蒙哀憐賜之一言庶先人永藉以不朽而不肖孤等得以少贖其罪者亦庶其在此矣無任泣血懇禱之至

左議政松江鄭公請諡行狀

公諱澈字季涵號松江鄭氏系出迎日高麗平章事均之後　本朝兵曹判書貞肅公淵於公高祖也曾祖諱自淑郡守　贈吏曹判書祖諱潙參奉　贈左

贊成考諱惟沇判官　贈領議政三世積德皆以公
顯妣竹山安氏大司諫彭壽之女有至性篤行以嘉
靖丙申閏十二月生公自幼警頴異凡兒公之姊壻
桂林君瑠爲姦黨所誣死於乙巳之禍公家酷被株
累判官公坐配七年而始釋仍居湖南公稍長游于
河西金先生麟厚之門又從奇高峰大升問學旣又
與栗谷李先生牛溪成先生定交其師友淵源蓋有
所自矣辛酉中司馬一等明年擢文科別試壯元例
授成均典籍屢遷刑禮工兵諸曹郎京畿都事時權
兇柄　國士類道消公雖聲譽藹蔚而久屈冗散至

丙寅黨禁始解由成均直講拜司諫院獻納司憲府持平選入玉堂爲副修撰修撰 賜暇湖堂戊辰宣祖嗣位公首薦爲吏曹佐郎力持風裁恢張公道士論咸倚重而流俗多不悅者明年還修撰陞副校理復移持平時士類彙征有挽回世道之望流俗舊臣深忌之銓長洪曇引金鎧爲都憲乃於 經席追咎己卯士習因盛言今之士類宜加裁抑於是羣議譁然他日公與鎧同入對面斥其熒惑 天聽將禍士林痛辨前後情狀三司交章劾鎧削黜而曇亦辭遞流俗慭公益深矣俄還玉堂庚午春丁外憂服除

拜直講獻納復入吏曹爲正郎尋以遠接使從事價
詔使于關西薦授議政府檢詳舍人遷司諫癸酉拜
執義軍器正夏遭内艱乙亥除内資尚衣正舍人陞
直提學又移司諫先是沈義謙嘗居要路贊去尹元
衡李樑又向善無他頗爲前輩士類所許金孝元早
有文名擢魁科大延譽於後進儕友間義謙曾見孝
元與元衡女壻同書榻心鄙之沮其清選右孝元者
皆疾義謙以爲害正之人及孝元爲銓郎亦以義謙
爲麤戇不可用前輩士類咸疑孝元有修郄之志由
是前後輩不相協朝論始貳時栗谷先生長玉堂深

憂士流分朋爲無窮之禍言于盧相守慎啓出金沈
兩人于外以鎭定浮議公嘗斥孝元爲匪人故時輩
仇疾公特甚公遂決意退歸以詩留別栗谷有君意
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廻之句盖栗谷必欲調
劑彼此共濟 國事而公灼見氷炭薰蕕終有難合
之勢故其言論微有不同云公旣南歸屢除應教直
提學執義司成諸寺正皆不就丁丑冬 仁聖大妃
昇遐公赴臨 闕下拜掌樂正司諫執義栗谷以諫
長承召至京將辭歸朝士咸願勉留調劑公亦以是
勉之栗谷謂公曰今日 國事惟士林協和論議中

正可得救了一分今君被時輩所疑而浮薄之徒憑藉交亂君若在　朝持議和平則時輩之疑可釋而造言生事者亦不得肆我以調劑之責付君以去矣俄由直提學陞同副承旨隨事覆逆甚得惟允之體時沈金分黨之說益熾目義謙儕友爲西孝元儕友爲東朝士無能脫其中而所謂東人方當路用事故一時進取之輩與流俗舊人素見棄於前輩者無不乘時趨附務峻其論議以爲柄用之階而西之善士皆不見容淸濁溷淆　朝著乖亂李潑有時望實主其論栗谷力勸公與潑交驩以調劑東西公卽回意

見與潑定交而東之喜事者必欲肆意攻擊及金誠
一以暗昧構尹公斗壽根壽將陷不測公憤惋不平
屢形於色辭時輩益疑公冬拜大司諫欲不出栗谷
勸公出以釋時疑公始就職及尹公兄弟蒙叙時輩
欲再論之公不從以此竟被劾去己卯憲府疏辨東
西邪正而斥義謙爲小人並詆公等爲邪黨栗谷爲
諫長辭疾不至疏請打破東西保合士流略曰日者
憲府之疏始敢顯斥義謙爲小人西人爲邪黨論議
之激至此極矣義謙巳矣收司之律延及善士至於
鄭澈忠淸剛介一心憂 國論其氣節則實是一鶚

之比而乃加以黨邪之名使不得接跡於　朝爲可
惜云於是浮議紛然謂栗谷黨公至於宵人宋應泂
等擧劾栗谷而時論益變矣公自後屢拜大司成兵
曹叅知刑曹叅議皆辭庚辰出爲江原道觀察使始
拜　命至則首軫民疾苦殫心咨訪尤敦尚風教以
旌癉淑慝爲務疏陳一路弊瘼請亟變通以平賦役
又請封樹　魯山君墓遣官致祭　上皆嘉納敷施
東民大悅明年春還　朝拜叅知大司成刑曹叅議
應　旨製進相臣批答忌公者摘摭文字論啓請罪
公卽棄官歸鄉時栗谷長憲府時輩疑其抑東扶西

多不平者而李潑必欲擊去沈義謙勸掌令鄭仁弘論之栗谷持之仁弘欲棄官歸栗谷恐時輩愈益疑貳而 國事因此大乖遂勉從其論口占啓辭與仁弘翌日仁弘添入拔附士類等語以啓 上問士類爲誰仁弘舉公等數人爲對栗谷見仁弘曰年前時輩論議過激故季涵果有不平之言此非爲義謙也季涵介士若謂之締結義謙則寃枉極矣且吾曾於疏中贊其爲人而今乃斥爲義謙之黨則是反覆無狀人也吾不容無辨仁弘不得已以失實引避栗谷與同僚將處置仁弘洪汝諄等必欲以公爲義謙之

黨議竟不合栗谷啓曰鄭澈與義謙雖曰情厚氣味
心事逈然不同但與人寡合不肯苟從衆議耳 聖
批亦以時輩深怨鄭澈恐李珥引入要路必欲擊去
爲教而兩司浮薄之輩紛然繼起玉堂李潑金宇顒
等依違兩間栗谷竟以是去職他日 上謂侍臣曰
鄭澈曾爲承旨觀其所爲盖介潔之人而盡心國事
者也又謂朴相淳曰予觀鄭澈意以爲與人寡合今
果然矣冬特授全羅道觀察使公總計道內貢案徭
賦之數裁其濶狹均一定制如關東時南民甚便之
壬午冬又特拜禮曹參判俄遷咸鏡道觀察使將行

上疏論事 聖批奇哉卿說卿今遠離朝廷故有此忠懇之言予當留念其往欽哉明年二月還拜禮曹叅判三月特陞本曹判書言路論執不允兼同知經筵藝文提學是時栗谷長本兵值北邊有警策應施設動合機宜李墍宋應溉許篈等盤據三司合謀彈劾至目以專擅慢 上盖自仁弘齮齕公未售之後時輩並仇栗谷顯加詆訾及栗谷大被 上眷倚毗日隆而時輩噎媢益甚側目伺影必欲乘機甚間栗谷遂至跋㙜以歸牛溪適被徵至京上疏痛辨三司朋讒奇中之狀 上招問大臣領相朴淳對以應

漑篈等挾怨構陷之實應漑益肆憤恚醜詆兩先生
及朴相辭意絶悖兩司從而和附牛溪卽日還山太
學生柳拱辰等及王子師傅河洛相繼上疏指陳忠
邪都承旨朴謹元等陳啓斥遏　上怒特遞謹元等
三司又論劾朴相　上反覆諭止而終不止　上乃
命招二品以上親諭朴謹元宋應漑許篈等姦狀宜
竄逐左右多爲救解公進啓曰此人等不可不明示
其罪以定是非於是　命竄三姦于邊李墍等黜補
外郡大司諫金宇顒等啓曰三竄不可取決於失志
怏怏乘時陰陷之一言因劾公交構煽禍職爲亂階

前後儒疏皆出其風旨請罷之 答曰鄭澈之爲人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惟其舌也直故不容於時見憎於人耳若其當職盡瘁忠淸節義草木亦知其名眞所謂鵷班之一鶚殿上之猛虎頃於引對之日讜言斥邪予固知今日得此謗矣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也公陳情乞遞疏三上 不許復 特召兩先生還朝甲申春除公大司憲公上劄辭 上手書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之句以奬之公乃出請量移三竄收叙其黨與之雷同者 上下敎曰都憲獻說極駭但此卿素以剛直忠藎名故優容不責

云公引避　答曰此輩乖亂朝廷之罪在法罔赦卿
反以是爲言使姦邪生意此予所以錯愕也此言幸
而出於卿之口予姑容之云冬陞拜議政府右贊成
兼知　經筵事俄轉左贊成時栗谷旣沒牛溪亦退
獨公與朴相在　朝而李潑金宇顒輩敲撼未已公
與朴相益不安相繼乞退乙酉義州牧使徐益上疏
極言鄭汝立反覆之狀請慰安朴相及公使復其位
先是汝立棄官歸鄉以讀書爲名聞栗谷牛溪爲一
時儒宗亦嘗往來問學及栗谷卒而汝立入京見時
議方攻兩先生乃於　筵中極詆栗谷時輩悅其附

已便稱汝立爲當代第一流故益疏發其私書所嘗
推許栗谷者以揚其慝於是三司並論益黨公而實
爲沈義謙地　上旣斥汝立爲邢恕而竟從三司之
議邪黨以此窺測　聖意已而兩司復擧劾義謙以
爲擠陷士流之一機穽有植黨朋比貽禍士林等語
上問交結義謙之人於是兩司首擧公及朴相栗
谷牛溪兩先生其他名流八九人以對生員李貴疏
斥兩司欺罔李潑引避詆誣兩先生益甚　上乃命
削義謙爵榜其罪於朝堂而列書公及兩先生之名
以爲黨人士林爲之喪氣而畏時輩氣焰莫敢有言

者初趙重峰憲與李潑相善習聞其說以公爲小人公之按湖南也重峰先在湖幕至欲棄官以避之及見公行事脫然心服乃往見潑極言公所行無愧神明且言鄭汝立反覆無狀不可不絕潑竟不從重峰遂與潑絕交丙戌重峰上疏極論栗谷牛溪道學之正忠誠之懿朴相及公清名直節聳動汚世仍斥時輩情狀凡萬餘言丁亥李貴等復上疏痛辨潑等誣陷諸賢之狀有曰澈之爲人孝友淸介立 朝二十餘年一朝失位流落荒野其貧至於炭易米盤無醬則其淸高一節足以起世礪俗云戊子春重峰聞倭

釁將啓上疏又斥時輩朋姦誤 國請發中使召公及朴相牛溪使其亟進大務表正百僚以爲强幹固本之圖 上命焚其疏斥以人妖其後重峰又上疏言公之在 朝專欲尊 主庇民慷慨直言故百僚嚴憚如猛虎在山今若收召使之展布則庶幾積弊一祛朝野淸寧矣又極言羣小妨賢病 國之罪於是三司交章指重峰爲鬼蜮編配北塞而世無敢復爲公言者矣公自乙酉黨禍之後退居南中己丑秋喪子營葬在高陽墓下十月鄭汝立謀叛事覺上下震驚公聞變欲赴或謂公形跡不宜輕入公曰逆賊

謀害 君父重臣在外觀變於義不可乃入朝 上
下教以忠節奬之時汝立脫身亡命遇官軍追捕自
刃而斃其子與諸賊之就捕者次第就服凶謀逆狀
狼藉畢露儒生梁千會等上疏暴鄭彦信白惟讓李
潑李洁等掩護逆賊與鞫問不實之狀彦信時爲右相
上疏自辨至謂不通書札 上嚴旨切責仍封下彦
信與賊通問書十餘紙于鞫廳於是臺諫劾彦信欺
罔十一月拜公議政府右議政公上章辭 上諭以
主辱臣死輿疾討賊之義敦勉甚至公遂出謝彦信
及其兄彦智潑洁惟讓等先已被逮 上親鞫問之

天威大震公遂曰朝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
其惡也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今以書札間事遽加刑
戮恐非 聖世美事 上意稍解並除刑遠竄其後
儒生梁詗疏陳彥信當上變日議欲斬上變者 上
益怒命再鞫彥信仍賜死公又啓曰宋朝家法未嘗
戮一大臣我 朝二百年除反逆外未嘗殺一大臣
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 上不聽他相不敢
言公獨再啓論救得減死遠配潑洁惟讓等累爲諸
賊所引 上命拿還鞫之皆死 上以潑等締結逆
魁惟讓與賊書中有犯上不道之言命皆斷以逆律

公議啓曰潑等與賊親厚則有之矣至於 經幄出
入兩汝立天地古今之所未有臣意不敢以潑等爲與
聞逆謀也 上怒下教責公專輒公遂辭遞委官自
變初公深以蔓延朝紳爲慮恐力弱不能動 天抵
書牛溪請亟出而同救之有崔永慶者嘗遊曹南冥
植之門頗以孝友淸脩有名士友間栗谷牛溪亦嘗
稱許旣而永慶浸染仁弘汝立輩邪議詆毁兩賢至
言公及朴相可梟首所論多悖妄及獄事起諸賊皆
言吉三峰爲謀主又言三峰非吉姓乃崔三峰而居
晉州嘗與賊徃來云以此遂有蜚語謂三峰爲永慶

衆口譁然全羅監司洪汝諄密啓以聞移文慶尚監司金睟兵使梁士瑩等士瑩等亦聞蜚語先已逮捕矣永慶供稱不與賊通問　上以賊與永慶書及誹謗詩一紙封下示之永慶辭窮公啓曰老人容或忘之且此詩乃甲申年間匿名詩也臣曾亦聞之決非永慶作　上乃命停刑方永慶之被繫也牛溪抵公書言永慶少有志行請公伸解公於　榻前復言永慶事無端緒且渠有孝友名恐無黨逆之理永慶因此得釋旣而因臺啓復下理公且草劄以爲永慶雖不學無識有孝友固窮之名與逆賊親密未有聞也

今三峯之說旣無端緖直以姓崔居晉州之故附合蜚語以殺士失獄情傷 國體欲待刑推 命下與他相聯名力救會永慶瘐死獄中劉不果上庚寅七月策光 國平難二勳封寅城府院君盖公嘗以國系受誣已二百年不可不竭誠辨明建請連使控籲以至快雪故並 命之公上劄辭勳 答曰受誣宗系賴卿指授而昭雪反逆大憝因卿讞奏而討平竭忠於前積勞於後報功之典自是常事毋庸固執速膺新命初栁成龍李山海等與公共推栗谷牛溪兩先生而公後見兩人心跡不符指斥不少假以

此積不相能山海又專附潑汝立等反覆回邪尤爲公所鄙而釁隙已深矣公旣起廢膺　命曩時淸流之被錮者稍稍進用山海欲自納欵於公要與昏夜相見公不應山海大慚恨重峰前後章疏論斥兩人尤多每疏入時輩輒歸謗於公及己丑冬重峰自北塞宥還復上疏申前說　上以其疏爲人所嗾命囚宋龜峰翼弼又以注擬郎僚遞銓長洪聖民湖南儒生丁巖壽上疏論山海成龍與逆魁親厚不宜居鼎軸　上怒命囚巖壽召兩人慰諭及再鞫鄭彥信

上下詢諸宰以彥信言虛實山海對不以實大憲洪

聖良歷舉山海與彥信問答之說以證之 上特遞
聖良正言黃愼論聖良不可遞又 特黜愼于外縣
山海乞免首揆 上以百計圖卿之態予已知之爲
教盖 上方倚重山海而山海陰結與援構誣公百
端故言事者或涉山海則 上輒疑公峻辭斥之山
海亦切齒於公必欲甘心乃已時公爲左相柳成龍
爲右相一日柳相過公言 上春秋已高 國本未
定當今大事宜莫如建儲遂與定議簡通于山海山
海許之約日齊會建請及期山海不至再約而再不
至盖山海覘知 上意所在外順朝議內行讒間且

煽蜚語以熒惑 天聽 上乃大疑公而公則不知
也公入對竟發前議 上不答山海無言柳相噤不
敢發獨副提學李誠中大司諫李海壽等進言此非
獨鄭澈之言實臣等所共議也已而 上特黜誠中
海壽于外辛卯二月公三辭見遞授領敦寧府事於
是李弘老等嗾其徒安德仁等上疏詆公專擅誤
國 上召見德仁等問何事爲誤國德仁等對曰爲
大臣沈于酒色其誤 國事必多矣 上曰酒色豈
至誤國盖倉卒被對未及受指於弘老輩故也亡何
憲府先論吏曹正郎柳拱辰檢閱李春英趨附宰相

造言生事 上問宰相爲誰對以公名於是兩司並
劾公請罷以招權植黨排抑異己鼓動邪議將啓士
禍爲罪三啓乃 允 上命列書公罪狀榜示朝堂
六月洪汝諄爲大司諫倡言公罪重罰輕 上批甚
嚴兩司遂更論公誣 上行私兇悖不道請遠竄一
啓從之初配明川旋因 上命改晉州汝諄等復論
公罪大惡極合置窮荒乃改配江界公在道病甚不
得趲程金吾郎以聞 上震怒拿囚金吾郎仍命嚴
加圍籬以防交通外人兩司並論公黨與或竄或黜
前後至二十餘人一時名卿賢士斥逐殆盡其中或

有素非悅公者而以不從時論並入於黨案焉公未到配洪汝諄等謀加公極律大司諫李德馨謂公之罪名不甚明正不足以服人心其議遂寢初崔永慶被逮實由汝諄密啓故鞫廳令汝諄覈其實狀汝諄執湖南士人梁千頃姜海等取招以聞千頃等上疏自辨會永慶已死不復根究至是汝諄欲自脫前事請鞫千頃等問其指嗾者意蓋在公也千頃等廣引傳語者以爲證而猶窮訊不已備極淫刑以取誣服姜海臨死有遺疏以明寃狀而疏格不達汝諄等自是益雀躍自以爲得計矣壬辰四月倭寇深入上

蒼黃去邠駕次松京 上御南門慰諭軍良令各陳所懷軍良齊聲願釋公 上乃下教召公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急赴平壤與俞泓李恒福等同護王子公聞 命痛哭兼程馳赴扈 駕到博川聞平壤陷 上命世子分朝他大臣皆從世子公獨隨 上到龍灣七月爲兩湖都體察使大臣啓請姑留至九月乃行駐劄江華以控制南北時牛溪以檢察使在松京通書相議欲糾合官軍義旅襲勦京城賊未果旣而南下撫循瘡痍收拾散亡將以保守根本爲收復之計憂傷忼慨寢食爲廢上疏請移 蹕定州以

待　天兵直擣箕城東宮駐湖南親率大衆北指京都若　天兵未易渡江亦宜漸圖浮海以答兩湖愁思之心會湖南伯馳啓以勤　王兵多道亡歸咎體察使又有壬人乘間讒公留連酗酒迷罔機務　上大怒時臺諫論李山海交通宮禁之罪請竄之且請誅金公諒　上雖皆勉從而疑其論悉出於公及大司諫李海壽請竄洪汝諄李弘老等　上教曰此人等罪予所未知但此人等頗劾鄭澈爲姦云公受命板蕩之際讒間交乘動被掣肘乃惶懼班師癸巳春還　行朝五月　朝廷遣使謝收復三京公膺

命臨行上劄條陳退敵救民之策仍請奮發悔改以
爲恢復之本語甚痛切時　天朝有撤兵之議　朝
廷欲奏請留兵而議久未決公將渡江復上劄請亟
陳奏又聞賊兵犯湖南以晉陽城守孤危爲憂旣而
賊果悉衆陷晉陽如公言十一月復　命于漢師時
有流言賊退之說出於公行臺啓請推公乃解職乞
退以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江華寓舍春秋五十八以
某月某日葬于高陽郡西壬坐之原公卒之明年有
權愉者上疏誣公構殺崔永慶大司憲金宇顒等以
陽爲救解陰實擠陷追論公竟削官爵其後鄭仁弘

喉其徒朴惺文景虎等迭相投疏以爲永慶之死構
揑者鄭澈指喉者成渾也於是大司憲奇自獻等鼓
煽其論至於三司齊發 上斥公爲姦兇而牛溪爲
黨姦追奪牛溪官爵及仁弘爲憲長至欲逞禍於公
墓公之諸子環守塋域以待 命適仁弘見遞事得
已盖姦黨陷公雖以己丑之獄爲阱而若公得禍之
由其來久矣公剛腸嫉惡積忤時輩至癸未贊決三
竄而羣小銜公益次骨思欲伺釁巧中者非一日也
及逆節出於姦黨公聞變赴 闕則目之以幸亂公
旣承 命按獄意實在平反而前後抵罪之類適皆

平日攻公者故因以藉口謂公乘時逞憾若其崇奬逆魁釀成禍亂誣罔不道辭窮情屈者自觸刑章率由 睿斷而一皆歸罪於公之鍛鍊最是潑浩毋子之死在於公旣遞委官之後而亦以此勒成公罪至於崔示慶之遠公之救解不翅勤懇而必欲構誣則以陽救陰擠爲辭罔極之讒吁亦甚矣雖以 聖祖日月之明不能無蔽於離被之障而使其契合之盛未保其始終此則豈獨公之不幸也自是以後數十年邪論滔天以公爲鵠的噂沓譸張靡所不至一則曰姦賊二則曰小人風聲所驅舉世靡然新進後生

雖不識公面目者爭相詆公以爲進取之階搢紳之間諱言其事莫有能辨之者間有心知公無他而素所慕用者亦且評公得失以資讒賊之口世禍之烈世道之變至此而極矣癸亥　仁祖反正金文元公長生入對首陳公忠淸孝友横被誣枉請還其官爵甲子公之諸子上書訟公寃　上下諸大臣議領議政李元翼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咸謂公寃宜雪　上從其議命復公爵是非之定不待百年信乎天理之難誣也公爲人疏通峻潔剛介正直姿表玉峙無一點氛垢人望之如神仙有孝友至行前後褒

皆廬墓盡禮每朝夕上食哭泣之戚感動隣里祭饌
割正必自其手不委之婢使喪祭節目與諸賢往復
講定務盡情文平居日必晨謁家廟出入必告動遵
禮法性聰敏絶人讀書不過數遍即成誦最著力於
近思録朱子書雖憂患顚沛之中而課讀不輟在江
界手大學一部並小註誦之就圍籬桂木白而書之
以朝夕寓目其厲志劬學如此胸懷洞徹表裏無間
凡有所懷如噎物必吐乃已執友有過雖小輒加規
正見有處心不韙者則雖其人爲一時所尊重而直
斥不饒以是大忤時論屢蹈禍機而亦不悔也律己

清苦至辭受一節防範截然凡郡邑饋遺一切謝却
嘗手書古訓戒子弟曰鞭靴不已必至玉帛玉帛不
已必至裘馬當官風采凜然人不敢干以私公之伯
姊爲　仁廟貴人公幼時嘗出入東宮　明廟爲大
君與公遊處甚驩及公擢第　明廟呼公小字曰某
也登第矣特賜酒饌以侈之洎公爲臺官宗室景陽
君以罪繫獄　明廟私囑公曰吾兄將死請少寬之
公竟不奉　旨當乙亥棄官而南也　上私謂公曰
毋遽歸吾且大用公遂去不留其長憲府都民皆言
李鄭二大夫之秉憲獨無各司横斂盖指栗谷與公

也壬辰自謫召還隨　駕定州坐賓廳有宰臣連姻
宮禁者在座掖庭人自内來致酒食宰臣以讓公公
曰此乃公等所當喫大臣不可與卽起避之雖平日
不悅公者亦無不嘖嘖吐舌公自少已負盛名爲先
輩諸賢所推重退溪李先生稱公有古諍臣風金河
西與李土亭之菡亦深許之高峰嘗遇水石清絶處
語人曰惟鄭某可以比此重峰謂公氷清玉潔赤心
奉公栗谷牛溪兩先生契許特深雖公見仇當世疵
謗蝟集而終始白其心事玆諸賢者其道德節行爲
世法程其言皆可以信於百世則彼誣　上擅國

滅倫亂常之輩得罪神人遺臭無窮者雖威制一時
以變亂白黑而曷足爲公之病哉公爲詩文淸高俊
逸尤長於歌詠寓興寫景無非發於忠義世皆口相
傳以熟筆法亦翩翩遒逸所著散軼只有遺稿一卷
行于世公配文化柳氏高麗太師車達之後學生强
項之女有四男三女男長起溟進士有文行早卒次
宗溟擢魁科歷臺省官至通政府使次振溟進士亦
早卒次弘溟大司憲典文衡女長適李基稷次適崔
澳次適牧使林檜起溟一男沄縣監宗溟五男潩生
員洙縣監丁丑遇賊不屈而死沆文科持平瀗薦拜

掌令濡早歿振溟一男漢弘溟無子側室一男溋主
簿內外孫曾玄摠若干人公歿已九十餘年自寃狀
旣白甲子亦且一周矣而尚未請節惠之典盖有待
也金文敬公集嘗撫公遺事爲狀備載其本末誠以
公之一身榮辱禍福而賢邪之消長世道之否泰可
隨而見也今以壽恒眇末蒙陋不敢妄有所闡述而
竊嘗記申文貞欽之言曰風調灑落資性淸朗愛人
下士不爲畛域廉於物欲信於交知居家孝悌立
朝潔白當求之古人中吾見人多矣未嘗見此格韻
也文貞嘗以體府幕佐從公同事心服公爲人論著

如此此足以盡公矣謹就舊狀略加詮次並附此以
告于太常

文谷集卷之二十一

駢體文

十